

梦回山口洋(十四)

作者：夏明



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了，葵香还思念着唐山，思念着家乡蕉岭，经过与天和、坤翔、秋翔的讨论，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“脱籍”，保留中国籍。并表示坚决拥护新中国，站在红派一边。

1950年，刘玉兰带着阿水，抱着一只大阉鸡送给山口洋邮局的局长，就可以获得准字，从山口洋大旺码头乘帆船到坤甸，搭上开往汕头的客货轮船，回中国大陆去了。把椰山留给竹清。竹清嫁给入赘到椰山的黄喜，黄喜是被卖到勿里洞锡矿场的“猪仔”的后代，原籍是广东陆丰，父亲赎身出来后结婚生子，辗转来到西婆罗洲，在邦戛讨生活，经过老乡介绍，让儿子娶竹清，入赘到二条港椰山。竹招跟着姐姐一起生活。

刘玉兰的被批准离境，可谓绝唱。后来，印尼政府建立了移民厅，出境必须到移民厅办手续。不久，赖强也离开警察局，当局废除了使用

华人当翻译的旧俗，到警察局办事必须讲印尼话。赖强只得在河婆街开了一间电器修理铺。

中华教育委员会创办新华夜校，免费为华侨大龄青年、企业职工提供识字的机会，由南华中学的老师、高年级学生及小学教师义务到夜校上课。教委会同时决定在市区南部复办中华公学第三校，属于南部的学生必须回到第三校上课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春来说她要结婚了，可能要搬家。于是，德翔依依不舍离开春来，回到第三校读二年级。后来才听说，春来嫁给一位富商到北婆罗洲沙捞越，成为马来亚公民了。

第三校离转朗路很近，中午可以回家休息。第三校也有新华夜校课堂，梅媚和桂媚，晚上就到夜校读书。秋翔在第二校高小毕业后，升上南华中学。

葵香终于在山

口洋站稳了脚跟，生活逐步走上正轨。42岁的她，韶华渐去，但风韵犹存。这期间，有好几个人托媒婆来说亲，都被葵香谢绝了。她一方面秉持着大陆民国时期的旧习俗理念：好男不当兵，好女不嫁二丈夫。更主要的是，她放不下自己的儿女，她爱他们，她要让她刘吉昌安心，一定好好把子女带大，不受外人欺凌，哪怕只是设想，她都不愿意走到那一步。由于她对说亲的回绝，总有一些风言风语，她很坦然：“根深不怕风摇动，树正何愁月影斜。”

(五)

葵香思念着杨华伯母。1951年的一个星期天，第五校的学生不上课，今天不用卖绿豆汤，天气很好，一大早，葵香交代好梅媚处理家务，就僱了一架三轮车（印尼的三轮车很有特色：客人的座位在前头，有遮阳蓬，驾驶人在后头踏车，座位较高，可以通过遮阳蓬顶看路，若有路障，就用铁棒敲打操纵前座的铁杠。驾驶人多为马来人（后来称印尼人），这种三轮车，满身汗臭的驾驶人在客座后面，不像其他地方的三轮车、黄包车，赶车人在客座前头，汗流浃

背，有点不雅。）向头条港驶去。此时，山口洋通往邦戛的砂石路已经开始铺设沥青，前往头条港这一段已在不久前铺好，路上还散发着沥青的味道，平整、干净，三轮车走起来非常顺畅。

到了头条港，问了几个客家老乡，很快就找到杨华家。

通过问路的情况，葵香感觉杨华家在这里的人缘不错。每一个被问到的路人，都很热情的回答、指路，有的甚至带了好长一段路程，言表中流露出对杨华、杨华伯母的崇敬之情。旧社会，穷人没有机会上学，但并不说明没有智慧。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、中华智慧的传承，不管是在国内、在海外，高手在民间！劳动人民在社会的大学堂里，发明、创造、发展，耳闻目睹，总结经验，推动着社会的文明持续前进。葵香从小漂洋过海，当丫鬟、当老大奶、失去丈夫后独自当家，生活的历练已

经使她老练了许多，更主要是她好学、虚心、认真，所以脑袋聪明，学会了察言观色、明辨是非，爱憎分明。

典型的南洋农家小院，正屋是高脚铁木瓦房，连着一栋亚答盖顶的猪舍、鸡鸭寮。小黄狗看见来人，老远就吠得欢。杨华的大儿子阿武出来查看，似乎不认得葵香。

“妈妈，来客人了！”华伯母正在给小猪添饲料，赶忙从猪舍走到大门口。“哎呀！阿香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看到阔别多年的葵香，情不自禁的抱住她的肩膀，差点把金丝眼镜砸在葵香脸上。

“从你们搬家路上相遇到现在，已经过去4年，如果从假狮分别到现在，不知不觉过去几十年啦？”华伯母还是唐装打扮，45岁了，身板子还是那么硬朗，只是配了一副金丝老花眼镜。

(未完待续)
作者：夏明

